



四書人物聚考



五

□ 12  
3019  
5



門 12  
號 3019  
卷 5

師

孫卿子曰  
師者有四  
而傳習不  
與焉尊嚴  
而憚可以  
為師善艾  
而信可以  
為師誦說  
而不凌犯  
可以為師  
知微而論  
可以為師

師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禮樂務學。不如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害不少矣。出楊子 蒲衣八歲為舜師。出莊子 項橐七歲為孔子師。出史記

器

老子云。三十副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擬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和土為器 陶者之事。無器之中。空受物處也。言治車之始。未始有無也。車成而後以無為用。是乃出於有之後。又云。朴散則為器。聖人用之。為官長。故大制不割。官長一官之長。大制猶言大匠。蓋因事立名。與官長相類。割細分之也。若云朴不能不散。而為器。聖人亦不能

曾補曰。此卷上論。為。三。第。三。卷。

獨守而  
不也

子張

弟子解云  
子張為人  
有容貌資  
質寬中博  
大從容自  
負居不務  
立于仁義  
之行

韓詩外傳  
孔子過康  
子子張子  
夏從孔子  
入坐二子  
相與論終  
日不決子  
夏辭氣甚  
隘顏色甚  
交于張曰  
子亦開大

子張姓顓孫名師陳人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摘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與至而政從矣又問禮孔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俵俵猶瞽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出家語

子之謙論  
即徐言問  
閻威儀  
翼後言先  
跌得之推  
讓魏魏乎  
湯湯乎道  
有歸於小  
人之論也  
專意自是  
言人之非  
瞑目振腕  
疾言噴噴  
言沸目赤  
一幸得勝  
疾矣溢溢  
威儀固陋  
辭氣鄙俗  
是君子賤  
之也  
申祥子張  
之子欲使

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問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色有不平何也子曰以其離也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賁也黑曰宜正焉今得賁非吉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賁有餘不受飭故也出家語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鈎鑿屋室雕文皆為龍於是天龍聞而下焉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乎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乎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出藝文類聚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出檀弓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

執喪成已  
志也死之  
言漸也事  
卒為終消  
蓋為漸

檀弓。壻。蒙  
之問。未施  
哀于民而  
民。社稷  
宗廟之祀  
未施敬于  
民而民敬  
般人作誓  
而民始信  
周人作食  
而民始疑  
雖國結之  
民其不解  
乎

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斃百姓則仁也。出檀弓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  
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音識焉。褚幕丹質。以丹布幕  
為褚莖覆棺蟻結四隅。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蚘蚘也。殷之蟻結似今蛇交畫殷士也。學於孔子  
不牆不嬰舉錯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  
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  
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曰瀚而食之何則  
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  
君猶貴之何則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  
饒曰臣請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為遂  
去之燕燕立為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為之避寢

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愾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出說苑

季康子

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事故勅令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桓子之妻言女也則肥也。仲尼不對私于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上縣田以力而賦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溥大義于老幼於是乎鯀寡孤疾有軍旅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求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

晉書四書卷之七 上論為政

之由則微 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若不度於禮

其無則已 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

一井出獲 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明年春卒用田賦出左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

乘不廷過 適郢越王太子名與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康子懼使因

也先王以 為定吾子 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康子恐公回越計魯故懼 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康子與孟武伯

季孫欲其 法也則有 逆於三梧魯南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

周公之藉 矣若欲犯 賦又何訪 酒 惡郭重曰何肥也些毀郭季孫曰請飲蔬也請使武伯以魯國之密邇仇

法則苟而 上壽 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得免從又謂重也肥言重從君遠行公曰是

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飲酒不樂言語相猜故公與大夫始有惡出左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夫可殺也康子曰治民以孝不亦可乎孔

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上陳之教而民不從然後侯之以刑則民知

季康子竊 君之柄而 專其國可 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游焉凌遲故也今其亡義之凌

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出韓詩李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

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

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

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出國二十七年康子卒是歲哀公亦奔越

定公

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也出史昭公卒於乾侯晉邑公先孫丁齊魯人

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出魯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

位季孫使意如闕公氏羣公將溝焉欲絕其地城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

之以自旌也章其繼子忍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

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葬昭公於墓道南

殺梁傅曰 昭公之終 非正終也 定公之始 非正始也 春秋于定 公元年不 書即位正 以社稷非 先君所命 而受之于

謂不忠廢 父之命而 殺其嫡可 謂不孝欲 殺無道以 就有道可 謂不慈

晉補四書考 上論為政

三

第三卷

意如也

孔子之為司寇也清而合諸墓

周書君陳篇

王若曰君陳王成王君陳臣名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

周公遷殷頭民于下都親自監之公設君陳代之

郊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

傳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而不能用之所

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治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蓋聞周公之訓極至之治其芬芳之氣感

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釋凡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釋思之而後行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人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

之意以為生殺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終有弗若于爾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

傳習于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勢罪雖小不赦所以絕惡源

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惟爾勿辟言殷民在刑辟者不可懈人君

之意以為生殺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終有弗若于爾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刑之而可以弇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簡別其脩職業者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徒厥攸好爾克敬典在

輓輓

吳氏程曰鉤衡木也端循前也大車之輓直且無撓駕馬則揉而曲之其最前鉤衡者為輓而亦通謂之輓輓為曲木以駕牛而聯於衡木上曲鉤輓長一丈四尺四寸平居輿下曲其末而上鉤於衡就輿言之則其上而曲處皆為輓之前鉤衡輓前之橫木也缺去七寸以桓馬領於前使不得出謂之輓其平處為

本充車銘云員蓋家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合之謙虛疏達開通兩軸彰

曾補曰書卷之七上論為政

三

第三卷

邪尊敗是  
從觀軛之  
用信義所  
同

衡合言之，衡即軛也。軛所以鉤而就之，牛力全在肩，馬力散在一身。音鞵，鞵鞅  
鞵音鞵，故軛有不同。凡木之曲者，雖其天成，亦必以人為成之，曲處多不能如直。  
木當兩服馬之頸，故曰衡。下夾軛，兩馬曰服。蓋軛即軛也。軛在中而車前兩服  
馬，則一在軛之左，一在軛之右，故曰夾軛也。又曰衡下者，以軛束之橫木加馬  
之頸，是衡之橫木在馬  
頸上而馬頸在衡下也。

三統

新安陳氏  
曰：正正月  
也不曰一  
月而曰正  
月，取王若  
居正之義。  
迭建以為  
正月，故曰  
夏正商正  
周正康節  
分十二會  
詳見集極

漢曆律志曰：天統之正始於子半，日萌赤色，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  
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彙成而黑。至寅半，日生育而成。朱子  
曰：康節分十二會，言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天運至于始有天，至丑  
始有地，至寅始有人，是天地人始於此。故三代即以始處建以為正。吳氏澄  
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黃鍾為天統，六月林鍾為地統，正月  
太簇為人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為地正，太簇為人正。

三正本於三統，故集註合言之，亦以馬氏之意本在於三正。故爾又曰：天以十  
一月復陽氣，地以十二月始生物，而人以正月興事。此子丑寅所以有天地人  
之分也。

識緯術數

識如亡秦者，胡之識緯如赤伏符等，與諸經之緯術數如望氣壓騰鳳角等皆  
是。

八佾

季氏

其先人季  
友以戴僂  
有功僂公  
問公之兄  
季友立之

季氏即桓子，名斯，平子意如之子也。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洧，不為費宰逆勞於  
郊。桓子敬子定公六年，桓子如晉獻鄭俘，七年齊伐魯，桓子與孟懿子御之陽  
虎御，桓子欲陷之，苦夷知變，虎以桓子還。邢昺疏曰：按經但云季氏知是桓子

為君

百以孔子與桓子同時親見其事而譏之故知桓子也。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

樂孔子欲見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操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魯世家定

公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後季桓子將殺之桓

子詐而得脫。家語季桓子將祭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

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八佾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通云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為一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為

行諸侯四四為行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考成仲子之宮安其主而祭之仲子桓公母也隱公將讓位於

桓公故以桓母為夫人諸侯無二嫡既以孟子為將萬焉也萬舞公問羽數於眾

夫人故為仲子別立廟以六佾舞於仲子之廟仲魯六夫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

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曰初明前此不用六羽之佾也始用六佾也公羊昭公謂

子馬曰吾何僭哉答曰朱于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

也是昭公之時僭用他廟也。穀梁傳：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侯四佾初獻六

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舞詳見韶舞

蔡邕月令章句曰舞者樂之容也有俯仰張翕行綴長短之制。呂氏春秋：陶唐

氏之始陰多滯伏人氣壅闕故為作舞以宣導之。禮記：理人勞者其舞行綴

遠理人逸者其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山海經曰：帝后周禮春官樂師教國

子小舞凡舞有帔。音博舞析五絲之有羽舞。析重翟之有皇舞。秉五采之羽以有

旄舞。持旄牛之尾以有干舞。執干盾有人舞。人舉神而舞效教樂儀行以肆夏

之祭祀。祭名山大教帔舞師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師而舞四方之祭祀教

曾甫曰書聚考上論八佾

第三卷

疏季氏私祭家廟與

將禘是豫

部分也樂

人少季氏

先使自足

者唯自二

大夫遂起



社稷以饗  
宗廟以舞  
四方以皇  
辟雍以旌  
兵事以干  
星辰以人  
千舞武舞  
之名篇舞  
文舞之名  
萬者文武  
二武之總  
名

按廟制室  
外為宮宮  
外為庭祭  
法大夫二  
廟今日舞  
千庭則廟

皇舞帥而舞早曠曠音漢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野舞野人之學舞者教之凡小  
祭祀則不興舞無功德可按較舞全羽也羽舞析羽也皇舞無所執以手袖  
為威儀也魏名臣奏曰凡音樂以舞為主又曰樂所以表君之德舞所以  
象君之功樂書云歌者象德在堂上舞者象功拾遺  
獻於燕昭王一名旋波一名提漢並綽婉妙絕曠古無倫又云舞者樂之容也  
自大垂手小垂手或象鸞鴻或如飛鸞姿姿無舞態也蔓延舞綴也尚書干楯  
羽翳皆舞者所執

庭

土堂下至門謂之庭周書豐周王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  
土在鄆昧厥立於少庭管子曰湯有總街之庭西都承明金馬著作之庭  
漢郊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又云作建章宮其四則商中數十  
祀志

制亦借矣

馮厚齊云  
大夫不得  
祖諸侯公

三家

廟之設平  
私家非禮  
也由三桓  
始也惟三  
家皆祖桓  
公而立廟  
故得以習  
用魯廟之  
禮樂而借  
天子

邢疏曰三家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適于莊公為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  
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  
以其仲叔季為氏故有此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也至仲孫氏後世改仲  
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已庶不敢與莊公同伯仲叔季之次取庶長為始  
也春秋魯三家所始傳元年公子友敗莒於鄆而季孫氏始是役也公賜季友  
孫氏始波陽之田及費四年公孫茲侵陳叔孫氏始十五年公孫

雅徹

右司徹而  
歌雅是知  
天子祭于  
宗廟歌之

類考周禮樂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鄭玄注云徹者歌雅賈公彥疏云樂師及  
徹祭器之時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贊人主歌及徹之時歌舞俱在帥學  
曾浦四書聚考上論八俗

以徹祭也

士使之舞，瞽人使之歌，雍詩也。其徹者，則主宰君婦耳。魯用天子禮樂，以雍徹。三家因而借之，三家皆桓公之後，自立桓廟，祭用天子禮樂，而以雍徹也。儀禮有司徹注云：徹其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

周頌雍之詩

此武王祭文王之詩

有來雝雝，和也。至止肅肅，敬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大牲也。相予肆祀，陳也。

大夫宜歌采蘋

假哉皇考，假大也。綏子孝子，武王自稱。言諸侯薦薦大牲以助祭而大也。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皐天，克昌厥後。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後嗣也。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右尊也。烈亦右文母，文母大嫔也。文以尊祀乎烈考文母也。

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堂高九雉，雉長

三。公侯七雉，子男五雉。禮樂

禮運 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於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醜筭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車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愆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也。兆舒疾，樂之文也。篚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裊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

按魯惠公請郊禘于平王，平王許之，然尚未之舉。至僖公之末，年始舉之。此見于呂氏春秋司馬遷史記述之矣。是成王未嘗賜伯禽未嘗受也。大抵東遷之祭，主述愆而綱常奈矣。故惠公

敢子請而  
 平王遂許  
 之使誠為  
 成王之賜  
 孔子之春  
 秋可據也  
 歷隱桓莊  
 閔僖公未  
 至僖公未  
 年始如何  
 其疎滿如  
 此魯頌闕  
 宮口王曰  
 叔父建爾  
 元子俾侯  
 子魯錫之  
 山川上田  
 附庸而已  
 未嘗言賜  
 郊禘也此  
 下即言周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然後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好。百度得數而有常。斯樂行而倫清。○哀心感者其聲嘯。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啾。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感物而動。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史記禮書先王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斂其節。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醜醜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

公之子龍  
 族舉祀以  
 往郊廟而  
 已。即此觀  
 之。可見僖  
 公以前未  
 嘗郊封伯  
 禽之時未  
 嘗賜也。  
 孔子燕居  
 子張子貢  
 言游侍縱  
 言至子禮  
 子曰汝三  
 人者吾語  
 汝禮使汝  
 與禮周流  
 無不遍也  
 子貢越席  
 而請曰敢  
 問何如子

布裳朱紘。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雕敝。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蒨。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就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也就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也就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也就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忘情之為安。若者必危。情性之為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尊之上玄酒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夫也。九禮始乎脫。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四

第三卷

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又云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滯之音矣

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房皇周淡。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樂上古明王舉樂。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夫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體。羽動腎。而和正智。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飭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須與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須與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林放

子堅述難  
長林山因策

會敘兗州人物云。林放問禮識其本也。

受易得其傳也。

禮

魏夏侯玄曰。王者體人。理物必因。樂而濟之時。彌實則文之。以禮時大侈。則救之以質。禮書云。夫禮失于奢。未失于吝。奢淫若水。去不復返。議欲救之。莫過于儉。

周禮。吉禮十有二。所以事邦國鬼神地祇。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醴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祀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杮享先王。以蒸冬享先王。凶禮五。所以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災。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軍禮五。所以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大軍之禮。恤衆。大田之禮。簡衆。大役之禮。任衆。大封之禮。合衆。賓禮八。所以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覲曰視。嘉禮六。所以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冠婚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

晉書禮志卷之八

禮二

第三卷

親四方賓客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

喪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也足以為法矣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皆不忍死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弁人有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辟踊捐心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喪不慮居不敢有敗家之慮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夷狄

赤狄白狄見左傳

通云東方曰夷夷者傳夷無禮義故取名也北方曰狄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

按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狄有五種曰月支狄赤狄匈奴狄單于狄白狄

諸夏

刑法內尊天子以安諸夏師古曰諸夏中國諸侯也夏大也言大於四夷按詩曰陳常于時夏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此皆諸夏之別名也左傳諸夏親暱不可棄也

旅

周禮國有爾雅大故則旅注云旅也陳其祭以禘焉是旅祭非但祭山而

旅陳也又云祭山曰瘞音瘞縣郭氏曰或瘞或縣置之於山季氏曰祭山以黃玉及璧以度置几上遙遙而眠之若縣故曰瘞縣孫氏曰埋於山足曰瘞埋於山上曰縣是也禮書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荆岐既旅祭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凡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

禮書卷之八

禮

卷之三

已尚書以  
為祭山之  
名

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瓊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  
版則金版至於司奠奠之存奠奠笙師之陳樂器既瞭音時之獻音樂器皆如  
大喪之禮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瓊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之  
圭則兩圭有邸而已

泰山

泰山五岳五經通泰山一名岱宗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代於岱宗岱者代也東方物之  
之東岳也義曰始交代之處又羣神之長公羊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  
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者唯泰山乎風俗岱宗上有金篋玉策  
能知人之壽修短論衡泰山一日天孫言為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東方萬  
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長短福地泰山多芝草玉石下有洞天周迴三千里鬼  
神之府唐文粹張說封禪頌泰山者聖帝受天官之言天孫總人靈之府袁宏曰東巡守至於岱宗東方者

岳皆三祠  
獨泰山五

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德不周洽下得輒議斯事功不張濟不得騷  
拂斯哉漢官儀及泰山記云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  
名曰觀又東南有秦觀秦觀者望見長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  
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望見齊也禪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著已之功績以自效也天以高為增地以厚為德故  
增泰山之高以報天禪梁父之陞以報地大明一統志云泰山在泰安州三峰  
望長安又西越觀可望會稽

冉有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為季氏宰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  
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  
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十社夫子不利也康子  
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無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出史孔子在衛冉有言

弟子解冉  
求有才藝  
以政事著  
任為季氏

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為性多謹退

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自衛反魯出家語子貢曰恭老慈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足再子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

檀弓伯高之喪孔子之往者未至冉子請

堯舜薦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出家語齊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二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氏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

東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于伯高

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一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氏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冉求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其者也武

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是役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左傳哀公十一年春康子欲召仲尼公之

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

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史記

揖讓

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大射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

大夫擇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與祭多者則有慶慶以地不與祭多者則有讓削其地故君子必習於射射必有耦凡耦各服其所宜服但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

昔者諸侯之射也必冠行燕禮卿士大夫之射也必冠行鄉飲酒之禮

所宜服但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

酒泉云爭是聖門大忌射以規德正是消磨爭心的方法

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射者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眾耦升而射畢司射命設豐於西楹之西豐形似豆而卑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主賓勸酬必拜以送爵令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北面揖及階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皆襲說音稅決拾卻左手右加弛音始於其上遂以執附音府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解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

莊姜美而無子衛人

衛風碩人之詩全篇四章此前一章

碩人其頤

頤人指莊姜也頤長貌

衣錦褰兮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

齊侯之妹

齊侯之妹

齊侯之妹

齊侯之妹

巧笑二句

在衛風碩人章素綸句孔子剛之非進詩

疑脂亦言白也

領如蝨齒白而長者

齒如瓠犀白而比次整齊也

秦音首

蛾眉蛾蚕蛾也其眉細而長曲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言其容貌之美

繪事

考二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綉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圖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繪之事後素功

文獻不足

慈湖云禮豈以有文

曾甫曰書終考上論八份

卷

第三卷



與獻而在  
無艾與獻  
而亡近在  
人心本非  
外物賢獻  
知愚衆感  
之唯孔子  
自知自信  
故自能言

東樓公武王封之杞微子武王封之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  
正考父為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  
是文不足徵也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取之是獻  
不足徵也

禘

禮天子禘  
諸侯禘大  
夫享庶人  
公羊禘者何也合祭也其合祭祭何毀廟之主陳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  
食於太祖  
後漢張純曰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  
夏者陰氣在上陽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

天子祭園  
丘曰禘祭  
宗廟大祭  
亦曰禘  
年一禘五  
年一禘  
禮緯稽  
命微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  
東陽許氏曰王者立  
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祀之  
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

則太祖東  
向與廟羣  
廟之主昭  
南穆北合  
食于大廟  
禘則祖之  
所自出者  
東向惟以  
相配之不  
兼羣廟之  
主為其尊  
遠不敢廢  
也  
孔疏君也  
率與于禘  
祔而作主  
特祀于上  
為求尊禘  
于廟為禘  
襄十五年

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薦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  
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 鄭氏禘論志云太王王季以  
上遷王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禘祭同文王以下遷王若穆之遷王祭於文  
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北面以次繼而東直至  
親盡之祖無昭主也若昭之遷王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與東面其昭  
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北面以次亦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  
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各一武王廟中武王  
尸一昭尸各一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從齊酒亦三酒所陳設之處  
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亦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其裸罇用鷄彝為樂  
朝踐用犧尊再獻用兩象尊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向餘  
尸如室中之左右也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日釋

晉悼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谷叔叙云以寡君之末禘也

祭則同一日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禘小鄭注二禮以禘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紀聞禘與禘異俗則太祖東嚮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

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禘禘五齊二酒禘以四齊三酒禘用六代之樂禘以四代賈公彥曰禘十有二獻禘九獻然酒正凡祭祀以法其五國齊三酒以實八尊禘先王不容九獻而已彼蓋溺於禘大禘小之說然也語曰郊禘之牛不過兩柴又曰郊禘之事射牛郊禘之事有全齊是禘之禮與郊

同而其義則孔子以治天下如指諸掌則祭莫有大於此乎爾雅曰禘大祭也以春秋有事為禘而公羊穀梁以大事於太廟為禘則禘非大於禘矣曾子問王制皆以言禘而不該禘則禘非小於禘矣杜預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王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禘馬端臨曰按以禘禘為其一祭而異名以禘為合祭祖

宗禘諦昭穆之義漢儒之說也近代諸儒多不以為然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一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即斷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有大事省富禘祭則於其君於禘及其高祖其文意亦似其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

八年當禘祭路公十年齊君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禘為平丘之會公如晉至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五年禘三十年禘三十年有事以公二十三年有事也如上所云則禘已後隔二年禘禘已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孔經不違

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禘必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禘則可於禘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所以魯之禘祭者即禘也若大傳文諸侯之下更有一禘字則其義尤明王海陳氏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秦襄公始於諸侯作兩時音祠曰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廬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之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禮書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惟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

按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自勤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董仲舒云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嗚呼魯謂成王伯禽而有是禘禮之事哉周公雖有勤勞亦人臣之分所宜然者成王豈得越典而報之禮天子禘諸侯禘大夫庶人薦諸侯僭分而禘辱其祖矣豈得謂之報周公

傳義

按春秋桓

五年書大

祭備自

隱始閔二

年書禘于

莊公借禘

自閔始僖

三十二年

書小如借

郊自僖始

周禮肆師

裸築鬻注

築者謂築

香草以為

鬻也○鬻

人凡祭祀

賓客之裸

加鬻也○

注裸之言

灌灌以鬻

香條暢於

上下故謂

之鬻飾之

謂設中也

凡祭社壇

用大鬻

有鬻也

祭門

用瓢齋

謂取甘匏

割去蒂以

齋為尊也

廟用修

修謂

中草凡山

川四方用

屨屨

刻屨

也郊特牲

曰魂氣歸

尊也

形於

凡裸事用

概尊謂以

黑漆為

凡醜事用

散醜謂醜

牲胸以祭

也尊惟

凡

王之齊事

共其秬鬯

司尊彝

尊以盛酒

用以鬻也

掌六尊六

彝之位

六尊獻

祭所以求

諸陰灌是

也祭必先

灌而後禘

先儒謂既

灌而後禘

則尊卑序

昭穆孔子

以魯祀蹟

僖為逆故

不欲觀

祭追享朝享

追享謂夏

四月禘祭

朝享謂冬

十月禘祭

月禘祭以

其間於四

時故曰間

祭

裸用虎彝

雖音彝

雖音彝

雖音彝

雖音彝

雖音彝

雖音彝

雖音彝

雖音彝

皆用舟

其朝踐用

兩象尊

其再獻用

兩象尊

其饋

其饋

其饋

其饋

其饋

其饋

其饋

其饋

皆用舟

其朝踐用

兩象尊

其再獻用

兩象尊

其饋

其饋

其饋

其饋

其饋

其饋

其饋

其饋

皆用舟

其朝踐用

兩象尊

其再獻用

兩象尊

其饋

其饋

其饋

其饋

其饋

其饋

其饋

其饋

乎盡使魯之郊禘者由於周王而非由於周之成王耳史記云平王東遷之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魯公止之據此則魯之借子禮自平王惠公始也魯請郊廟而天子使史角往者猶且慎重其事使監臨焉而公遂止之不遣者取便於已庶習熟其儀而成其替也兩觀大輅萬舞昇琫有不始於茲乎自後移所以祀文王周公之禮而徧及於羣廟不知其非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其有傷於平王惠公之時乎○

灌

禮祭統曰祭有三重獻之屬莫重於裸

周禮春官肆師之職祭之日表齊盛告潔

及裸築鬻鬻與煮同築鬻取鬻金香草

鬻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

鬻鬻以實彝而陳之

凡裸玉王用圭

灌之陳之

凡祭社壇用大鬻

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鬻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注裸之言

和鬻者秬

灌灌以鬻

祭門

用瓢齋

凡山川四方用屨

也郊特牲

刻屨

曰魂氣歸

尊也

形於

凡醜事用

概尊謂以

散醜謂醜

黑漆為

凡醜事用

散醜謂醜

牲胸以祭

也尊惟

凡

王之齊事

共其秬鬯

司尊彝

尊以盛酒

用以鬻也

掌六尊六

彝之位

六尊獻

祭所以求

諸陰灌是

也祭必先

灌而後禘

先儒謂既

灌而後禘

畢

第三卷

灌用秬黍  
釀酒以鬱  
金草十乘  
為貴白二  
十貫為築  
以煮之白  
以糶粹以  
梧及擣之  
而和酒中  
其芬香暢  
達故謂之  
鬱盛之于  
始祭之時  
灌之于地  
使香氣達  
九泉然後  
迎牲

其朝踐用兩大尊太尊太古之瓦尊也其再獻用兩山尊山尊兩山皆尊也皆有壘諸臣之所酢也凡六藝六苒之酌鬱齊獻酌裸用鬱齊則醴齊縮酌朝踐用醴齊則以益齊酌饋獻用益齊則以清酒洗酌以獻之醴齊縮酌諸臣之昨用凡酒則滌治而後酌也澆酌澆酌之後酌也澆清也洗也凡酒脩酌則滌治而後酌也慶源輔氏因周之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嘗音愈實之于肅以燔之以求神於陽也

按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禘前十日典瑞共灌獻之珪璋禘日夙興室中近北陳鬱鬯有鬱人掌灌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濯灌玉詔灌將之儀與其早晏之節及沃盥之事行灌則王服衮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禕從王而入奏齊夏次乃尸人則奏肆夏王以圭瓚酌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為一獻后乃以圭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是為二獻灌以求神謂之祭始蓋周人尚臭故以鬱鬯也自後王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至於九獻王酌玉爵后酌瑤爵饌饋既殊而樂奏亦異

釋名 元命 掌言可以排掌也 元命 掌圓法天以運動 又云指五者法五行 命 鈞

云 孔尼虎掌身謂威射 彖云 澶臺滅明岐掌是謂正直 桓範世要論有等

好卧則刺其掌 努力門 有子刺掌脩名立

與祭

凡天之所  
生地之所  
長黃有聲  
者莫不咸  
在不盡物  
也

祭統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福者備也者百順之名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是故賢者之祭也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

王孫賈

王孫賈衛大夫衛靈公三十年晉師將盟靈公於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明衛君者涉佗成何二子晉大夫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君溫原也

會補四書 考 上論八條

是

方之家

王孫賈  
大夫頂王  
孫滿之後  
衛公族

晉子王孫齊亦為衛大夫

得視諸侯言國小不能從諸侯禮將軟涉佗按衛侯之手及腕按擠排也衛侯怒王孫曹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進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小禮不盡欲受其盟

呂氏春秋衛靈公寒

公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賈畫計使止郊外大夫問故公與晉語語之

繫池王孫賈奏曰君

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衛之禍

衣狐裘而生熊席四

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益焉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負羈縲以從將行將往實晉王孫賈曰苟衛國有

隙有火民穿不補

工商未嘗不為患欲激國人皆怒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

不寒民其矣公善之

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

賈曰然則如叛之言能戰則可叛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傳

輿

明所在秘也

輿南隅謂之輿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恆音東東南隅謂之

房氏曰此別室中四隅之異名也孫炎氏云輿者室中隱輿之處古者為室戶

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輿而祭祀及尊者常處也曲禮云

凡為人子者居不主輿是也禮器輿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禮祭至口食竟

而祭饗神宗婦祭饗饗者祭饗饗其神則先炊也或謂老婦惟盛食於盆盛盆酒於瓶卑賤之祭耳雖卑賤而必祭之者以其有功於人之飲食故必報也

竈

釋名竈造也創造食物也魯運子曰竈五突分煙者眾也禮器臧文仲安

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鄭玄曰竈神祝融是老

老婦白虎通曰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一說祀竈以雉淮南子曰黃帝

作竈死為竈神又曰有冥氏祀中霤夏后氏祀戶殷人祀門周人祀竈漢書

李少君言祀竈可致神物天子親祀焉自漢以來始有竈神之稱西陽雜俎竈神名隗狀

晉書曰晉書卷八俗

三

第三卷

路史云蘇伯始為竈神

東觀漢紀云陰氏臘

曰晨炊兒

灶神以黃羊祀之

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祭洽祭一作祭常以月晦日  
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二百日小者算算者一百日故為大帝督使小  
為地精孔帖云靈鬼以時錄人功過此出漢武時方士之  
言室暗不欺屋漏不愧雖歲不一祀其誣我乎

五祀註

禮記 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土祀雷孟秋祀門孟冬祀行中央土  
土寄旺四時各二十八日其七十二日除此則木火金水亦各七十二日  
四時無不在故無定位無寄氣而寄旺於辰戌丑未之末未月在火金之間  
居一歲之中故時攝中央土令此以成五行之祀云爾 鄭玄月令註云春  
戶春陽氣始也祭先脾木尅夏祀竈陽氣盛熱於外祭先肺火尅中央土祀  
雷室中為中雷祭先心祭先心居中君秋祀門秋陰氣出祀之  
也若不 祭先腎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土有口  
行者道路往來之處冬 祭先賢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土有口  
往而陽來故祀行

東陽詩氏 曰春陽氣 出祀之戶 內陽也於 夏陽氣盛 處于外祀 于外從養 類也中雷 猶中室主 主中央而 神在室古 者隨復陶 穴皆開其 土以漏光 明而兩雷 之後因名 中室為中 雷秋陰氣 出祀之于 門外陰也

先設席於奧焉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設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  
陞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祭黍肉體既祭徹俎設饌如  
祀戶禮 孔穎達曰祭戶祭中雷在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室之奧若祀竈門  
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也諸侯特牛大夫或  
特羊也既三祭移主於初設與之筵上乃出戶迎尸入即席而坐中雷之主設  
於廟室牖下戶主中雷主北向門主行主南向竈主西向 饒雙峰曰五祀先  
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褻止祭  
於奧又非神所棲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

按五祀見於周禮禮記禮儀雜出於史傳唯祭法加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  
傳家語皆以五祀為重該修熙黎勾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為戶竈中雷門  
行白虎通及劉昭范曄以五祀為戶竈中雷門井祭法五祀不見於他經而  
鄭玄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  
五祀則五祀通於上下非獨商制也五祀或言行或言井楊慎云井即行也  
行者井間道八家同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陳祥道云門戶人資以出入

冬陰氣盛  
寒于水祀  
于行從辟  
除之類也  
中當人資以居  
養先王與此所以報之也

太廟

五祀之主  
戶中當主  
北門門行  
主西向五  
祀門戶司  
出入中雷  
司居處姓  
司飲食行  
司道路  
春秋成公  
三年新宮  
災六年立  
宮定公  
廿五場  
哀公三  
年桓宮  
禮祀周公於太廟又云太廟天子明堂  
禮如明堂之制庫門天子皋門制如天  
子皋門天子應門山節藻悅復廟重檐  
復廟上下重屋重刮楹達鄉刮楹以  
使精澤也鄉窓隔也每室四反玷出尊  
尊之外崇玷康圭器之重不可不謹故  
疏屏刻鏤於屏使文即  
疏通天子廟飾也

阨

莊公二十  
三年秋用  
桓公楹明  
年春刻桓  
宮楹皆并  
禮也  
范陽角音  
本于姓宋  
閔公之後  
正考父食  
邑于鄆生  
叔梁紇  
鄭氏釋文  
云于皮者  
張支射之  
無從也而  
軍旅之射  
人有習革  
之式樂記  
所謂貫革  
謂軍旅之  
注史記  
孔安國曰阨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  
索隱曰鄆是邑名馬下鄉號孔子  
居魯之鄆邑昌平鄉之闕里也  
左傳  
疏六孔子父為鄆邑大夫謂之鄆人  
路史  
名紀  
阨魯下邑今兗之魯縣孔子之生處與孟軻之鄆異

主皮

周禮地官卿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內志二曰容外體三曰主  
皮不失四曰和容進退五曰興舞節奏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  
使治之射禮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  
以鹿豕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氏釋周禮曰庶民無  
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釋鄉射曰禮射大射賓射燕射也不主皮者貴其  
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備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

會通四書卷之二命八份

射也周禮所謂主皮田獵之射也

無侯張獸皮而射。主於獲也。尚書大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攻於蒐狩以閑之也。蓋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鄉大夫或用之以詢衆庶，用之以詢衆庶，在和與容之後，則主皮之射雖君子之所不廢，亦非其所尚也。晚周之時，射尚主皮，故孔子譏之。

散軍郊社註

史記散軍郊社，右射狸首，左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散軍，旅散軍伍也。郊社，習社於郊之中也。革，甲也。也，重中不復用穿札矣。

告朔

金仁山曰：告本取牛，口之牲下之告上則曰告如牛，口加牲有譯止之義。若上告下，則假借去。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左傳疏：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太廟，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則特羊告太祖而已。春秋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也以公爲厭政已甚矣。每月朔之朝，必朝於廟，廟小於告朔，文公廢而後政，令不行，告朔禮廢不獨魯也。夫子作春秋，特書文公四不視朔而深致意焉。宋志魏楊偉時以紀歲月以紀事，少昊則玄鳥司分，顓臾則重黎司天，唐虞則羲官掌口，代因之。世有日官，日官司曆，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於境內。周室既衰，國橫，鷩、羊廢而不紹，閏分垂次而不識，蓋陬失紀而不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蜚蟲之不藏也。是時天子不協時，司曆不書日，諸侯不受職，曰御不分朔，仲尼於春秋司曆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舊唐書云：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一政，班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

朝記云：周衰天子不視朔于天下，此云頒朔者，彼據周未全不能頒之時，或頒或不頒，故下傳云以公爲厭政已甚矣。范云：天子頒朔而公不視是也。王藻閏月王若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聖不遠載天子



諸侯告朔

事當弗謬

今議者乃

以大夫正

月之吉布

治邦國而

言天子元

日一告朔

殊失其旨

歲之元

六官自布

所職之典

于室謂告

為朔故世

人謬言為

告據謬失

綱不得為

法議者又

引左氏說

有在諸侯

不知

與任

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

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張齊賢傳時太常博士議經無天子月告朔請罷齊賢不遵其說質曰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他月

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為棄時改禮記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

則諸侯雖問告朔矣周太史須朔於邦 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

日尾中其音角律中大蕤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律中夾鍾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心星中旦牽牛中律中姑洗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

日婺女中其音徵律中仲呂 仲夏之月日在井昏鬼中旦鬼中律中林鍾

東井昏元中旦危中律中蕤賓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律中蕤賓

孟秋之月日在奎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申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音商

律中夷則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離中律中南呂 季秋之月日

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律中無射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

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音羽律中應鍾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

中律中黃鍾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律中大呂是月也日窮於

次月窮於紀於玄枵星回於天歲將幾終歲且更始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

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餼羊

疏僖二十三年左傳曰餼羊賜矣餼與牽相對牽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故

解者以為腥曰餼謂生肉未煮者也其實餼亦是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

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此及聘禮註皆云牲生日餼由不與牽相對

故為生也

定公

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也元年夏昭公之喪及壞墮地公子宋先入從昭

公者皆自壞墮出奔六月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

曾補四書卷之三 上八冊八倍

按左傳載

三家與昭

公當季氏

私商也誤

言以君使  
碎耳公不  
聽

公氏魯魯公墓所在也將溝焉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榮駕鵝魯大夫榮成伯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旌章也自章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

定公立趙  
簡子問史

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

平史墨對  
曰不忠季  
友有大功

信明也加君惡謚是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雖不為溝猶別墓於先君墓之外至孔

子魯受鄰  
為上卿至

子為司寇溝而合諸墓自昭公墓外為溝使與先君墓合明臣無貶君之義九月立煬宮初昭公出季平

子武子文  
子世增其

子禱於煬公伯禽至是昭公薨於外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宮此參杜註三年夏

業萬文公  
卒東門遂

五月雉門及兩觀災雉門公宮之南門也兩觀闕也兩觀在門兩旁懸國家之典章以示人處冬十月新作雉門及

魯君于是  
失國政

兩觀三年春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冬盟于郟脩郟好也定公新即位故修好於郟四年夏

在季氏于  
不知君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鼈地秋七月公至自會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

惟器與名  
不可假人

伯文伯季桓子而逐仲梁懷以其不順已故冬十月殺公何藐季氏盟桓子于稷門之

何以得國  
是以為君

內魯城門魯庚寅大誥謂諸遠盟者當受罰逐公父歡伯及秦遘平子之皆奔齊六年春二

按昭公喪  
正五日而

月公侵鄭取匡鄭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欲

後定公即  
位非常禮

以不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言陽虎不能任重於魯而息肩於晉若為陽虎請晉必處之以中軍司馬之官稱先君以徵其

也昭公生  
務人及公

為之請以叔人焉解見煬冬城中城公為晉侵鄭故懼而陽虎又盟公及三桓

乾侯乃知  
季氏之所

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于五父之衢七年秋齊國夏伐魯西鄙夏國陽虎御

忌不敢復  
入公子宋

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將乘夜處父曰處不圖禍而必死苦

以昭公母  
弟雖亦從

夷季氏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虎虎懼乃還不敗八年春公侵齊夏

公在外然  
子季孫無

齊國夏高張張高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即簡荀寅即中行救魯公會晉師于

忌子家聽  
所謂貌而

地范獻于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今始知執陽虎欲

去三桓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先公閔公僖公也將作辛卯禘於僖公壬辰將

出者也故喪至壞禮而宋先入意如必欲抑使聽已不以時定位將以市已挾立之恩而宋李為意如所制而不得有為如自是下振矣

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三桓聞之與陽虎戰虎敗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寶玉夏后氏之璜也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齊孔大弓封父之繁弱也子行相事齊人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卻之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鄆謹龜陰田三邑皆汶陽之田為魯齊所侵者詳見公子傳十一年冬及鄭平平取匡之怨始叛晉也自僖公而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世十二年使仲由毀三都費邾成也強盛將為國害故欲毀之於是叔孫氏墮邾季氏墮費孟氏不肯墮成伐之不克詳見孔子傳十三年夏築蛇淵圃書非時也比蒲蒐非季桓子受齊女樂公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去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王邑十五年春正月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其皆有死亡焉語在子貢傳饑鼠食郊牛牛死饑鼠如鼠狼夾際曰草鼠而微革文曰甘口鼠也噉人畜不知痛改卜牛夏五月壬申公薨於高寢宮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成午曰下景乃克葬

忠

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受之于章

忠之道有三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以是諫非而怨之是謂下忠君謂之亂逆命利君謂之忠

說苑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謂之諛逆命病云

周南關雎之詩

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姬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于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章據今詩疏云雎鳩王雎也釋鳥文郭璞云鵒類也今江東呼之為鵒定本云自摯而有別謂鳥中雌雄情意至厚而猶能有別故以興后妃

郊特牲曰社祭土而通云王者諸侯俱兩社何俱有上之君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為天社立社曰

自虎。太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必太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太社尊於王社土地久故而報之王者諸侯必有誠。社何下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卜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誠當近君置宗廟之墻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為宗廟。之屏示賤之也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祭義曰在社稷右室廟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為。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成羣立社曰置在月令曰擇元日命人社不謂之土何。封土為社故變名為之社利於眾土也為社立祀始謂之稷語不自變有內外。也

左禰右社左陽右陰陰生殺軍行載社主以行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其置有墻垣無屋宇以達陽氣

或曰置稷不以稷為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也社無屋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師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王者必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類考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壇祭社稷之壇田主田神也各以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是自古社木固有不同者然宰我所稱夏殷之社乃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則屋之祭則為之尸郊特牲云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春秋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孔穎達進云亳社殷社也武王伐紂以其社願賜諸侯使各立之以戒亡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周禮所謂左社稷者乃天子諸侯之正社稷又云決陰事於亳社言不與正社稷同也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故左

左禰右社左陽右陰陰生殺軍行載社主以行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其置有墻垣無屋宇以達陽氣

左禰右社

卷三

傳云間於兩社為公室輔是也哀公問社於宰我或因臺社之灾故乎

宰我

大戴禮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于滿明

耶改之吾欲以語言

取人于子耶改之吾

欲以容貌

取人于師耶改之宰

我聞之懼不敢見

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

有闕事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及欲短喪孔子既責之矣又嘗自言曰以

言取人失之宰予予嘗問曰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

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出禮記又問五帝之德及黃帝之年夫子

告之詳見家語既而曰子非其人也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

不要非所察也繁詞富說非所聽也嘗使於楚昭王問之宰予曰切見夫子道

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

君夫子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貶他日歸以告夫子子貢曰子之言行事之

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子之

實也又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

切事則足以懼之仕齊為臨淄大夫今曲阜縣西南三里有宰我墓說也田

成子嘗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乃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

鳴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攻之遂殘宰我史記宰我

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夏后氏殷周人

禮子曰夏道尊命事鬼近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

而不尊其民之傲恣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

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傲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

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

慚賊而蔽程復心曰夏言后言氏殷周言人恂也舜帝也禹王也言后所以別於帝氏者別其祖之所自分而舜禹皆祖顓頊故舜為虞氏禹為夏

氏言人所以別於禹

曾甫曰皆後也上論八倫

本

第三卷

闕事罷子我為陳桓

所殺恐字與宰我相

涉因誤云然

按夏殷周三代其初

昂嘗有敝惟嘗罰未

盡其道故其敝遂成

為風俗耳

周禮大司徒鄭注彼三代所都異處所宜之木不同

何休註公羊傳曰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栢猶迫也。親而下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禹貢青川鉛松怪石荆州栳幹栢是木於五方各有宜故邢昺云夏都安邑宜松殷都臺宜栢周都豐鎬宜栗

松栢栗

松

廣雅之松讚曰流潤飛律沉精幽結真麤含芳仰拂飛雪

說文松木也。從木公聲。葉如針多節。皮粗厚。盤根參枝。四時常青。松栢有二種。惟五葉者結子。淮南子曰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鬼絲。抱朴子曰松樹之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飛節芝。博物志云松曰蒼官。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為茯苓。茯苓千年化為琥珀。一名江珠。今泰山松有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廬山志云西嶺松如馬鬣。又葉五粒者服之長生。嵩山記云嵩高

劉向神仙傳。松食松實能飛行。速如走馬。以松子實。竟不能取。公者橫也。時受服者皆至三百餘歲。

山有大松樹。或百歲。或千歲。其精變為青牛。為伏龜。採食其質得長生。玉錄記曰千歲松樹。四邊披起。上抄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壽萬歲。唐謝偃賦夫其深山遂性。委液流津。感天地之粹質。葆陰陽之精純。根含水而彌固。枝負雪而愈堅。含奇文而養勁。收高節而自珍。恥取媿于篳子。強受封於亡秦。爾乃流膏可咀。嘉實可薦。香有四飛。味逾九轉。餌之者日改。服之者容變。

栢

漢武內傳。栢曰。栢有松栢之青。服之可以延年。

爾雅栢一。名栢。雜記所謂暢白以栢者。是也。栢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為暢白。用以擣齏。史記曰松栢為百木長。而守宮閭。廣志曰栢有七月收栢實。齊書江夏王鋒脩栢賦曰。旣殊羣而杭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必霜下而為盛。烈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唐魏徵賦唯

抱朴子曰  
天陵偃蓋  
之松大谷  
倒生之栢

旭旭之貞栢稟自然而醇粹涉青陽不增其華歷玄英不減其翠原斯才之攸  
挺植新甫之高岑于霄漢以上秀絕無地而下臨籠日月以散彩俯雲霞而茹  
陰邁千祀而逾茂秉四時而一心

栗

接梁書蕭  
琛與御筵

詩義 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楊特饒 禮記 練主周栗 埤雅 栗味酸北方之栗

梁武帝以  
求投琛琛

也有萊音自裏故先賢云阜者柞栗之屬膏者楊柳之屬藪者李梅之屬國語

取栗擲上  
中而御史

曰婦贄以束栗以告虔也先儒以為束取早敬栗取恂栗 東觀 書曰栗駭蓬轉蓋

永在坐動  
色曰此中

今栗房秋罅實踞如爆去根幹甚遠所謂栗駭其質縝密故稱玉縝密以栗黃

有人不得  
如此豈有

玉謂之栗玉又戰栗敬謹也栗至鏽發之時將墜不墜尤有戰栗之象

說耶琛答  
曰陛下投

管仲 管仲字夷吾穎上人 夷吾姬姓之後管仲 少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善遇之比

臣以赤心  
臣敢不報

與召忽俱為齊公子子糾傅襄公立鮑叔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及襄公弑管仲

戰栗此所  
以君臣為

召忽奉子糾奔魯齊人立公孫無知既而殺之小白召自莒管仲將兵遮莒道

意者戰栗  
之謂何

射小白由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使馳報魯小白先入得立是為桓公桓公使

說苑子路  
問孔子

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

曰管子何  
如人也子

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

曰夫人也  
子路曰昔

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

者管子說  
襄公襄公

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

不說是不  
辭也欲立

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瀕於死鮑叔

辭也欲立  
公子糾而

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曰請諸魯桓公

不能是無  
能也家殘

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叔對曰使人請

于齊而無  
憂色是不

諸魯曰寡人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

慈也極楷  
而居檻車

諸魯曰寡人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

中無漸也 是無愧也 事所射之 君是不貞 也召忽死 之管子不 死是無仁 也天子何 以稱之子 路之流說 襄公襄公 不悅非不 辨也襄公 不知悅也 欲立子糾 而不能非 無能也不 遇時也家 殘于齊而 無憂色非 不慈也極 枯居臨事

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莊公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于齊使遂受之而退比至三爨三浴之以香塗身為爨或為薰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為政焉管子對曰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屬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使四民各居其所各成其事陵為之終有山陵以為之壘埋而慎用其六柄焉生殺貧富貴賤之權柄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曰四民者士農工商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唯音芒雜其事易變更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州聚也問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而無慚色 非無愧也 自裁也事 所射之君 非不貞也 知禮也召 忽死之管 子不死非 無仁也召 忽者八臣 之材也不 死三軍之 勇也死之 行名聞天 下何為不 死哉管子 者君子之 佐諸侯之 則死則不 免為溝中 之者不死 則功復甲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市之價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柳芟柳擊草者芟刈草者及寒擊粟音除莠以待時耕立春後而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耜刈耨耨耨耨也刈鏟也耨磁基也耨也以且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



示天下夫而為死之小由汝不知也

管子束縛

存之桓公

請于魯使

之治國仲

曰賤不能

臨貴桓公

以為上卿

而國不治

公曰何故

曰貧不能

使富桓公

賜之齊國

市租一年

而國不治

公曰何故

曰政不能

制視桓公

正以為他

父遂霸天

下

俗之所欲

因而予之

欲之所否

因而去之

其為政也

善因禍而

為福轉敗

而為功貴

輕重慎權

足賴也。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國既安矣，其可乎？管子曰：未可。君若在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請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戎事也，匿軍令託於國政者。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軌軌中一人，十軌為里，里有司。里則立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夫焉，以為軍令。良夫良夫，鄉大夫也，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居則為軌，出則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夫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穆振旅，仲春教振旅，遂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郊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垂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出語。三月，管仲請論百官，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墾草入邑，闢土聚粟，民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軌，士不旅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

公之政于  
柯之會桓  
公欲皆曹  
沫之約管  
仲因而信  
之故曰知  
與之為取  
政之寶也

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  
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為大諫之官此五子  
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  
若欲伯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使鮑叔為大諫與隰朋甯戚城父貨須無輔政  
桓公五年與魯莊公會於柯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於壇曰反魯侵地桓  
公許之悔欲無與管仲曰愈小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竟與之出史記  
七年桓公會諸侯于鄆齊始伯二十四年魯莊公為管仲城私邑小穀明年  
狄人伐邢國名管敬仲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寡  
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  
從簡書齊人遂救邢出左傳二十九年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子使與師言曰  
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太公曰五侯九伯五等諸侯九州之伯女實征之

管仲曰吾  
劣必矣吾  
不能以春  
風風人不  
能以夏雨  
雨人吾劣  
必矣

以來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楚地北至於無棣在  
西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  
問楚遂盟詳見桓公傳三十三年桓公盟諸侯於甯母魯地謀鄭故也以鄭未服故謀其事管仲  
言於桓公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桓公乃修禮於  
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桓公  
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鄭大夫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  
亦無所不利焉桓公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  
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共時守君命共時事之謂信違此二者奸莫大焉公曰諸  
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讎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  
責其罪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  
命即罪人也命即罪人也鄭有辭矣以大義為辭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用子華之

左傳王曰

舅氏余嘉

乃勳應乃

懿德謂督

不忘往踐

乃職無逆

朕命管仲

受下卿之

禮而還君

子曰管氏

之世祀也

直哉讓不

忘其上詩

曰愷梯君

子神所勞

奸謀是列子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  
 華之好於會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  
 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  
 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未可乘桓公辭焉二十  
 五年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胙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使  
 孔致胙且有後也命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天子稱同姓謂之伯父  
 叔桓公召管仲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口天威  
 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羞敢不下  
 拜下拜升受出國桓公見管仲能立為仲父奪伯氏駢邑三百與之桓公欲封  
 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出史三  
 十八年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前年戎伐周故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管仲辭  
 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大國三卿其二卿命於天子則曰天子  
 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若春秋時事國高二子來聘於周奉承王  
 卿也而令臣既受上卿之禮則王室何以禮  
 高陪臣敢辭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受下卿之禮而還出左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

管仲妾名  
 游寧厥初  
 牛角而商  
 歌公使管  
 仲迎之戚  
 曰浩浩乎  
 白水管仲  
 不知所謂  
 靖曰古有  
 白水之詩  
 云浩浩自  
 水儼儼之  
 魚君來召

襄公以為太子四十一年管仲疾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對曰知臣莫  
 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  
 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宮割勢也非人情難親桓公  
 不用其言齊遂亂出史記詳管仲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  
 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  
 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  
 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  
 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  
 者鮑子也出史管仲相桓公專且久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

我我將安  
居此寧戚  
之歌也管  
仲大悅以  
報桓公遂  
相齊而齊  
伯

與俗同好惡故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制服度則六親固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甲易行桓公一戰而枯  
服者三十一國南伐至召陵北征與諸侯飾牲為載陳其牲為載書加於牲上而已不歃血也以戮  
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反胙於絳反復也胙位也絳晉所都也晉獻公卒奚侯計晉至高梁使隰朋帥晉立公子夷吾反之於絳是為惠公事在僖公九年六朝諸侯于陽穀齊地終桓之世殲國者  
五城國者三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至於葵丘之會一明天子之禁王室賴  
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仲既卒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三歸

管子為齊周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間七口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  
伯佐一匡云自傷於民也鮑彪注云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仲蓋三取女也又曰韓非

心已固結  
矣而南北  
西三路之  
人心欲其  
皆歸于我  
齊故築三  
歸臺以解  
意也  
郭青螺云  
管子曰整  
齊禮謂以  
齊刑製織  
齊省用以  
備饑饉此  
其言似儉  
矣故或人  
有德之疑  
又曰節樂  
莫若禮中  
禮莫若敬  
此其言似  
知禮矣故

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蓋一妻一妾非如諸侯隣國媵姪姊一娶九女之  
制故或人疑其知禮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  
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使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一乃  
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又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  
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後偏上說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  
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  
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以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  
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仲  
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金仁山曰三歸之臺據三家有築臺三歸法蓋  
方臺也其上方相乘凡為若干尺下方又自相乘為若干尺又以上下方相乘  
為若干尺却以勾股法三分損二為中方之數各上下中方凡幾千尺以高尺

或人有知禮之疑

統之用積纂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幾萬尺謂之歸法三歸一說娶三姓女未見為後一說算家三歸

樹塞門

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物以蔽內外曰樹郭璞云小墻當門中禮緯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郊特牲云旅樹鄭注云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以此推之則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矣禮書爾雅曰屏謂之樹語曰吾恐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則屏謂之樹又謂之蕭牆鄭康成釋明堂位曰屏若今浮思則屏又謂之浮思故孔子以管仲樹塞門為不知禮禮記以旅樹為大夫之俗天文屏四星在端門之內近右執法然則先王設屏非苟然也風俗通曰屏卿大夫以惟士以簾稍有第以自障蔽也塞門或首門有門屏其路中或庭中另設一門即尚書康王誥有畢門應門是也

反坫

禮書曰兩君相見于廟尊于兩楹之間而反爵之坫古註坫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一寸漆赤中趙氏曰古者諸侯與隣國為好故曰出尊又于其南為之崇坫以安主焉故曰康圭反食之坫在房堂隅之坫在北隅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鏤蓋蓋有雕鏤之飾也紘冕之繫以組為之天則云士於坫一孔穎達疏云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作土坫皮音食也又士虞禮云苴茅束之實於篚饌於西坫之上又既夕云設楸音東堂下南順齊於坫又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簠執以待於西坫南而玄於內則士虞

其先祖朕  
肩不掩豆  
幹衣濯冠  
以朝賢天  
夫也而難  
為下也君  
子下不僭  
上上不僭  
下  
許東陽曰  
管仲大夫  
本無反坫  
之禮當時  
齊伯而管  
仲當國諸  
侯朝齊者  
必私觀于  
管仲家故  
以此延之

禮既夕篇之坫俱無所註惟於士冠禮之坫則註云坫在堂角豈非反爵之坫  
有難盡通者乎坫字從土凡累土而為之者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  
不同非專為反爵設也爾雅云坫音謂之坫郭璞註云在堂隅坫音也邢昺  
疏云坫者堂角堂之東南角為東坫西南角為西坫也然鄭註反爵之坫則因  
兩君之好會飲酒故耳本文謂坫之反而註謂爵之反其義有礙汲冢周書云  
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註云反坫外向室也黃果發亦云反者向外之名坫  
者別設大門屏之名然則為兩君之好有反坫者蓋欲容其儀衛之眾而為此  
向外之室耳據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論語以  
反坫與樹塞門相聯恐均為官室僭侈之事

大師

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

樂書曰上  
古明七舉  
樂非以娛  
心自樂快  
意恣慾將  
欲為治也

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  
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  
律為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今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今奏鼓棟音大饗亦如之  
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帥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歎音作

醴音謚凡國之瞽矇正焉

樂成

按編鐘編  
磬皆以十  
六枚為一  
虞者蓋八  
倍八音為  
數也八音  
之器金音  
一石音二  
竹音四匏  
音一土音  
二革音三

周禮大司樂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  
神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饗先妣乃奏無  
射歌夾鍾舞大武以饗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此分六代之  
樂而用之祭祀也天神最尊而黃鍾為律之自大呂為之合地示亞於天神而

禮記卷八

卷

第三卷

木音二而  
總之以八  
音各象八  
卦應八節  
遂入風按  
書曰合祝  
止故孟子  
曰金聲玉  
振益鍾員  
而空以象  
天馨方而  
折以象地  
也鍾一擊  
而聲長磬  
一擊而聲  
短合祝止  
故者由靜  
而動後歸  
于靜也金  
聲玉振者  
一動一靜  
也故曰音

大簇為律之次應鍾為之合。四望謂嶽瀆也。如洗為陽聲第三。而南呂為之合。蕤賓為陽聲第四。而林鍾為之合。夷則為陽聲第五。而仲呂為之合。無射為陽聲第六。而夾鍾為之合。庭奏以陽聲為調。故琴言律升歌以陰呂為聲。故歌言呂。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靈鼓。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鼗。絲竹之管。空桑之瑟。咸池之舞。夏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瑟。樂之一終也。象形。日月星辰之屬。川澤山川。丘陵墳衍之示。及土示。皆在地之神也。天神則上帝及五帝也。致者聲樂奏於此。神物應於彼。鼗鼓八面之鼓。

以金石為  
重而書與  
孟子其義  
亦一也

靈鼓六面之鼓。路鼓四面之鼓。其鼗亦然。孤竹。特生之竹。根之未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咸池之樂。八變而終。節韶之樂。九變而終。九德。即九功之德也。九磬。即九成之樂也。

儀封人

周禮地官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植之。國名。儀封人儀之封人也。註紀云。衛邑。今開封府蘭陽縣有儀城。或曰封人儀姓。族出晉陽。徐有儀楚。陳有儀行。父云。大明一統志蘭陽縣儀城。即封人見孔子處。鄭云。幾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則諸侯封人亦然也。傳言考叔為穎谷封。大祭仲足為祭封人。宋高哀為蕭封人。論語有儀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職典封疆。居在邊邑。穎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

木鐸

周禮有掌  
誦之官列  
在掌兩司  
險之後一  
屬司徒一  
屬司馬其  
職皆典封  
疆者也

晉書四書卷八  
上論八倫  
第廿卷

禮書金鐸 類考 鐸有金鐸木鐸其體皆以金為之而舌有金木之異金舌謂之金鐸木舌謂之木鐸

謂之木鐸刑罰謂木鐸金鈴木舌而朱子則謂金口木舌者蓋鐸音出於口說文云鐸大鈴也是鐸乃鈴之別名木鐸乃金口木舌之鈴也釋名云鐸度也號今之限度也鄭玄云文事在大鐸武事奮金鐸故金鐸惟司馬行軍執之而木鐸之用最廣禮記檀弓云執木鐸以徇於宮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月令云仲春奮木鐸以令兆民尚書胤征云每歲孟春酒入以木鐸徇於路周禮小宰云正歲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小司徒云正歲蠶象之法徇以木鐸小司寇云正歲觀川象令以木鐸官正云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司烜云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於市朝士師云掌國五禁之法皆以木鐸徇之於朝夫檀弓之木鐸徇於宮所以示禘禮也明堂位之木鐸振於朝所以示禘禮也月令之仲春奮木鐸所以儆婚禮也胤征云道人宣令之法皆徇以木鐸小司徒云

冠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官正司烜以之修火禁于中國鄉師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士師掌國五祭之法以木鐸徇于朝是皆以振文事也

官所以敷治教者也周禮之小宰官正治官之屬也小司徒鄉師教官之屬也小司寇士師司烜刑官之屬也刑以弼教教以明禮禮以出治此之謂文事也故皆用木鐸焉然則樂無不有金鐸木鐸者亦以象文武而已馬端臨云木鐸振文事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為政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為教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豈非言而為教者與文苑王起振木鐸賦曰以金為鈴且嘗巧於懿匠剡木為舌將托音於下人色文苑惟皇衢映遲遲而日麗聲搖紫陌隨獵獵而風道昭彰有儀掌握成韻因木德之將盛懷金聲而載振虛其中而不屈圓其外而合度可以揚天之聲可以遵土之路

韶

書云九功惟叙九叙惟禮記歌夔曰鳧擊鳴球玉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丹朱在賓位與助下管鼗鼓下堂下合止柷敔合樂用柷笙鏞以

晉甫可書長考上論八份 三



樂韶于堯

元命苞曰  
舜之時民  
樂韶堯業

孔子曰韶  
者舜之遺  
音也溫潤  
以和如商  
風之至其  
為樂如箕  
暑風雨之  
動物

間鳥獸踰躑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曰於子搏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覆。嶠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具茂以加於此矣。漢志堯作大章舜作招招繼堯也。帝舜命夔典樂。又以外。賈諸侯至春秋時陳公子姁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文始舞。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錄碎事韶石在韶州昔舜登此石奏韶樂。因以為名。樂緯動聲儀曰孔子曰蕭韶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樂書蕭韶九成蓋帝王功成作樂所以象成者也。故大道至九變然後賞罰可行王道至九變然後淳氣可洽。然則韶樂九變有不可以儀鳳獸哉。舜之庶績咸熙在九官寅亮天功之後則九韶之舞不過象成以形容乎此而已。司馬遷謂禹乃興九韶之樂。晉傅玄謂韶夏六變考之於經。舜命夔典樂未嘗命禹也。言蕭韶九成未嘗言六變也。二子之言不亦誣乎。

武

董子繁露  
舜時民樂  
其縮五之  
業故韶韶

者昭也禹  
時民樂其  
三聖相繼  
故夏夏者  
大也湯時  
民樂其救  
于患也故  
殷殷者救  
也文王時  
民樂其興  
師征伐故  
武武者代  
也  
記曰武始  
而北出再

按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樂為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樂記賈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

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孔子問大武之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武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

賈牟賈言武王伐紂憂病不得士眾之心故先鳴鼓以。戒眾久而出戰今欲象此故令武者久而後出也。咏嘆之淫液之何也。孔子

問淫液聲音流。對曰恐不逮事也。武王恐諸侯以後至不及戰事。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對曰及時事也。象武王及時伐紂

憲左何也。坐跪也。問舞武樂之人忽有時而跪。對曰非武坐也。賈言非舞人坐

聲淫及商何也。武樂中有貪商之聲是。對曰非武音也。非武樂。子曰若非武音

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此典樂之官失。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

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耆弘亦若君子之言耳也。賈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

成而滅商  
三成而南  
四成而南  
國是疆五  
成而分周  
公左召公  
右六成復  
綴以崇天  
子則二王  
之後戾止  
而觀厥成  
者得非所  
以崇天子  
之意歟

之備戒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久立於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  
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為樂總干而山立將舞之時無人總持干盾如山之凝然不動武王之事也武王  
持盾以待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象太公成武武亂皆坐亂樂之卒章也言武舞將終而坐  
召之治也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蓋以文而止武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孔子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  
再成而滅商成者曲之一終從第二三成而南從第三位至四位極北四成而  
南國是疆從北第一位至二位象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從第二二位至三位  
居右於南頭初位以崇天子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臣而歸德京四方皆崇武王為天子矣  
振之而駟伐二人夾舞振鐸以為節舞者盛成於中國也此象武王之兵分夾  
而進分部分也舞者各有部事登濟也此於武王之久立於綴行綴以待諸侯  
之至也象武王待諸于文止戈為武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象也所  
以示志詩序曰桓譚武類禡也桓武志也言武志則講武其事也大武之

語類曰征  
誅固不及  
揖讓然未  
盡善不獨  
如此其聲  
容之間視  
節之氣象  
不侔耳

義如此而已蓋樂之一變為一成文樂九成九變故也武樂六成六變故也周  
人始作借樂而合乎祖大武是已其成於變蓋可知也周禮大司樂奏無射  
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武奏大武歌是詩而舞之可知矣記有言八佾  
以舞大武語其數也朱于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周  
官樂記皆先大夏後大武以世次先後言之祭義明堂位皆先大武後大夏者  
尊時王之制故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  
此乎見舞大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

五